

恐怖故事

TRUE
STORIES

真的故事

TRUE
STORIES



恐怖故事

真的故事

TRUE STORIES

[英] 特里·迪瑞 著
苏静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恐怖故事 / [英] 迪瑞著; 苏静译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3.9

(真的故事)

ISBN 7-5332-4225-4

I. 恐… II. ①迪… ②苏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7004 号

真的故事

恐怖故事

[英] 特里·迪瑞 著

苏静 译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)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明天出版社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4.375 印张 78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2-4225-4

I·966 定价: 7.50 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

图字 15-2002-0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True Horror Stories

Copyright © Terry Deary, 1993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cholastic Limited of Commonwealth House, 1-19 New Oxford Street, Londo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3

目 录

前言	1
莉齐·博登的斧头	5
噩梦农场	19
盗尸者	29
恐怖之屋日记	41
红谷仓的幽灵	55
巫师的死刑	67
死亡之梦	77
电梯里的鬼魂	89
消失的村庄	99
凯尔代尔谋杀案	113
木乃伊的诅咒	123

前言



1992年4月 英格兰纽卡斯尔

我过去工作的地方从前是座私人的大宅子，楼下的房间又大又宽敞，窗户也很高，可是越往上走，走廊和房间就变得越来越暗，越来越窄小。

我的办公室在顶层，这座富丽堂皇的宅子昔日辉煌之时，这儿肯定是佣人的住处。

一个星期四的上午11点钟，我来到顶层拉开了门，那扇门通向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。我刚要从门口走过，只见一个身影冲我而来。那是个女人，个头不高，头顶也就刚刚够到我的下巴。她头发花白，身穿一件灰色长裙，系着一条白色围裙。

我能看到她的头向前探着，像是压根儿就没看路，但是我已经来不及给她让路了，再说，也没地方可让。于是我往后一缩，闭上双眼，转过头去，等着她撞过来。

奇怪的是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撞上。我睁开眼睛，眨了眨，那儿什么人也没有。我不禁对自己的愚蠢哑然失笑，随即便忘记了那位头发花白的灰衣女人。

那天晚上7点半左右，我又回到了办公楼，因为在楼下的大厅里要开个会，可我的记录本还在顶层的办公室里放着。

“办公室还开着门吗？”我向看门人问道。

一名上了年纪的清洁工听到了我的问话，她在这座楼里干了20多年了。

“你该不会打算在晚上的这个时候上楼吧？”她问道。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我耸了耸肩。

“天黑以后你可别想让我上楼……给我100万英镑我也不干。”



“我不怕黑。”我告诉她。

她摇了摇头，“小心，你可能会碰上灰衣女人！”

“灰衣女人？”我问道，同时由于恐惧，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一下就明白了那名清洁工下面要说些什么。

“是呀。难道你不晓得吗？顶楼总是有一位老佣人的鬼魂出没。”

屋外，夜幕正渐渐降临，屋内也变得越来越黑暗。此时我伸手去拉楼梯间的门，禁不住双手微微有些颤抖。我看见……那儿什么也没有。

但是，那天上午我看到的又是什么呢？也许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灰衣女人……不过遇到她时，我可从没听说过什么灰衣女人呀。也许你以为我在撒谎，但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千真万确。也许我见到了鬼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真正鬼魂。

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想更多地了解这神秘的一切。当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时，谁都会像我这样想的。见到（或

凭空想象出)灰衣女人的第二天,我就收到了一封信,问我是否愿意写一部恐怖故事集。

于是,这部关于鬼魂、盗墓者、谋杀案以及悬疑案的故事集就诞生了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引人入胜,发人深思。

人人都喜欢精彩的恐怖故事,然而世界上真有这么可怕的事吗?想知道答案,就快来一睹为快吧!有些人曾经发誓说这些故事是千真万确的。请您读完后,好好分析一下与这些故事有关的事实,然后再自己做出判断吧。

真实抑或是谎言?捏造抑或是错误?

不过千万不要在天黑后读这些故事!我可是警告过诸位了!

莉齐·博登
的斧头



有些谋杀案太可怕了，以至于很久很久以后，人们还对它们记忆犹新。

1892年 美国弗尔河

博登家族是弗尔河镇上最显赫的家族，这个家族已经在镇上生活了几百年。不过博登家的宅子倒不是太大，因为老安德鲁·博登是个守财奴，他根本舍不得买大房子。他是个铁石心肠、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。1892年，他当时70岁，不过他将活不到71岁了。

第2大街92号对于安德鲁·博登及其家人来说已经够舒适的了，但不宽敞。冬天屋里很暖和。地下室里有一个煤炉，煤炉旁边有一个劈柴用的墩子和一堆用来生火的木头，柴墩旁边是一把劈柴用的斧头。

屋里有四个女人：安德鲁的两个女儿，艾玛和莉齐；她们的继母艾比·博登，还有女佣布丽奇特。1892年，艾比·博登太太当时63岁，不过她也将活不过64岁了。

在艾玛和莉齐的心目中，艾比从来无法取代她们母亲的位置。第2大街92号的这户人家并非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家庭。

1892年，当时的莉齐32岁。她继承了父亲的吝啬本性，所以当父亲把一块土地赠给她继母一家人时，她又恨又怒。她永远都不会原谅、也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，她那古怪的脑瓜好像是中邪了。

“莉齐！”一天，艾比·博登太太说，“我好久没看到我的猫了，你知道它在哪儿吗？”

莉齐并不漂亮，但她最吸引人的是她那双浅色的大眼睛。“你到楼下就能找到你的猫了。”她答道，那双大眼睛闪现出

幸灾乐祸的目光。

博登太太来到地窖里，却发现她的猫……那只猫已横尸在柴墩上，有人用劈柴的斧头把它的脑袋砍了下来！

但是与1892年8月4日上午所发生的一切相比，这根本算不了什么。那是一个闷热潮湿的上午。早上才6点1刻，太阳就喷射出灼热的火焰。女佣布丽奇特挣扎着来到楼下生火做饭。她觉得自己病了。此前的一天，家里每个人都病了，大概是由于吃了因气温过高而变质的肉引起的。只有艾玛得以幸免，因为她外出度假去了。

吃过早饭，博登太太就到楼上休息去了。她还没从前一天的食物中毒中恢复过来。博登先生进城办事去了，而女佣布丽奇特则开始擦窗户。

10点40分，博登先生回来了。他费了好大的劲摆弄前门的锁，可不知是谁把门闩得那么紧，布丽奇特差点打不开门让主人进来。

莉齐站在楼梯顶上看着。她得意地笑了。

博登先生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“你母亲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有人捎信来让她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。”莉齐回答道。

“是谁呀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父亲。”

“她们肯定不会像我病得这么厉害，”老头突然打断了她的话，“因为昨天的事，我还是觉得浑身乏力，我想在起居室躺一会儿。”

莉齐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。此时是10点58分。布丽奇特接着擦窗户去了，而莉齐则支起了熨衣板，开始熨手帕。

“对不起，莉齐小姐，可是我又觉得不舒服了，”姑娘呻

吟着说，“如果您不介意，我想躺一会儿。”女佣上了阁楼，进了自己的卧室。这时，市政厅的钟敲了11下。

布丽奇特在床上躺了下来。可是刚过10分钟，她就听莉齐喊道，“布丽奇特！噢，布丽奇特！快下来！”

布丽奇特从床上挣扎着爬了起来。“出什么事了，莉齐小姐？”

“赶快下来！父亲死了！有人闯进来杀了他！”莉齐嚷道。

布丽奇特来到起居室想看个究竟，但莉齐拦住了她，“不！别进去。快去请医生！快去！”

但是布丽奇特没能找到镇上的医生。她给医生的妻子留了个口信，就匆匆赶回了第二大街92号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姑娘呻吟着问道，“您刚才在哪儿，莉齐小姐？”

“在花园里，”莉齐·博登叹了口气，“我回屋时，门是大敞着的。”

邻居邱吉尔太太看到了两个女人惊惶失措的样子，便跑过来看出了什么事。她打开了起居室的门。安德鲁·博登躺在他休息的那张长沙发上，脚垂在地板上，脑袋枕在胳膊上，不过那个脑袋已经没有人能认得出来了。

他的鼻子和耳朵之间被砍了11下，其中一下把一只眼睛砍成了两半，另一下几乎把整个鼻子都砍掉了。血溅得到处都是——地板上、墙上、还有沙发上——但是安德鲁却丝毫没有挣扎的迹象。他是在睡梦中被人谋杀的。

邱吉尔太太退出了房间。“出事时你在哪儿？”她惊魂未定地问道。

“在谷仓里。”莉齐小声说道。

“必须通知你可怜的母亲。她在哪儿？”

莉齐耸了耸肩，一副无助的样子。“她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了，我不知道是谁。”

接下来的事都是由邱吉尔太太负责处理的。她派人通知了医生和警察。11点30分，她又回到了第2大街这座出了命案的宅子。

“要是我们能找到你母亲就好了，莉齐，也许我们该派人去给她的朋友怀特海德太太送个信！”

“不用！”莉齐突然回答道，“我敢肯定，我听到她从前门回来后去了楼上她的房间！布丽奇特，你去看看。”

但是病恹恹的布丽奇特浑身发抖，说什么也不愿一个人上去看。
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邱吉尔太太说道。两个人沿着前面的楼梯往上走去。她们不必爬到顶层——卧室的门是敞开的。布丽奇特停下了脚步。在床的后面，露出了一半艾比·博登太太的尸体。

邱吉尔太太推开吓得动弹不得的女佣，看到了眼前可怕的一幕：博登太太的后脑被连砍了19下，其中一下深深地砍进了她的脖子。但是她的血已经凝固，并开始变黑。似乎艾比·博登比她丈夫早死了一段时间。

没有发现什么短信。事实是艾比·博登从未出过家门。她遇害的时间肯定是吃过早饭后不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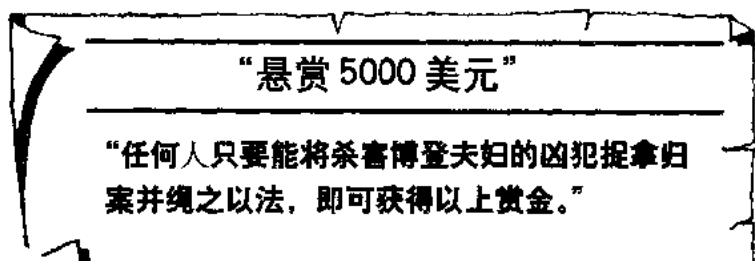
莉齐也从未去过谷仓。谷仓的地面干干的，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。第一位到达谷仓的警察发誓说，积满尘土的地面上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该不会是莉齐撒了谎？

莉齐受到了警方的怀疑。但莉齐是博登家的人——一位弗尔河镇上最富有人家的小姐。她决不可能谋害自己的继母

和父亲，她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呢？

那座闷热的宅子里住的是如此冷冰冰的一家人。屋里热得让人受不了，莉齐却比冰还要冷静。她父母的尸体还躺在血迹斑斑的房间里时，她就冷静地说道：“我想最好让殡仪工温伍德来为他们下葬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莉齐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：



就在同一天，即星期五，弗尔河镇警方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线索：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，莉齐曾去过镇上的药店，她想买些氢氰酸……这也许是人们所知道的最能置人以死地的毒药了！

星期六，举行了艾比·博登和安德鲁·博登的葬礼。

星期天，有人看到莉齐正准备烧掉一件旧裙子。“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”她的一位朋友问道。

“这件裙子上沾了些颜料。”她答道。

“可你想烧掉旧衣服的做法多可疑呀！警方会说你这是在试图掩饰血迹！”

“啊！”莉齐倒吸了一口凉气，“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刚才你要是阻止我就好了！”不过，一向小气的莉齐·博登竟会烧毁一条穿了只有10个星期的裙子……这可是吝啬的博登家族里闻所未闻的新鲜事。

谋杀案发生一周后，弗尔河镇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莉齐·博登。将近一年之后，在另一轮热浪中，举行了对她的审判。法庭外面的气温高达34摄氏度，法庭内部就更热了。

桌上放着一个袋子，用一层薄纸盖着。律师将一件证物——莉齐的一条裙子扔到了桌上。裙子碰到了袋子，那层薄纸飘落到了地上。此时，莉齐可以看清袋子里的东西了，那竟然是她父亲和继母的破碎的头骨！万分震惊的莉齐一下就昏死了过去。尽管如此，这种震惊的程度还不足以让她招供。

在审判的那些日子里，她默默地坐在法庭上，一言不发。最后，她的律师为她辩护说：“陪审团必须做出决定——要么释放可怜的莉齐，要么就为判她绞刑而受到谴责。”他提醒他们说，安德鲁·博登下葬时，他手上戴的那枚戒指就是莉齐送给父亲的礼物。“要给她定罪，”他最后说道，“就必须证明她是个恶魔！难道她看上去像个恶魔吗？”

陪审团的12名成员注视着安德鲁·博登瘦小的女儿，她那双浅色的大眼睛也注视着他们。那双眼睛从来没有因为父母的遇害流过一滴泪。然而，但她的律师说：

“欲哭无泪的眼睛是最最悲伤的眼睛。”

法官转身向莉齐问道：“莉齐·博登，你有什么话要对陪审团说吗？”

她慢慢站起身来，向法官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目光直视着陪审团的12名成员。“我是无辜的，我请我的律师来为我辩解。”只有16个字，这是莉齐·博登在审判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。

陪审团进行了投票。法庭的书记员问道：“诸位陪审员先生，你们是否已做出裁定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罪还是无罪？”

“无罪！”

法庭上爆发出一阵欢呼。莉齐靠在椅背上，松了一口气。她终于挤出了一滴眼泪，不过这只不过是知道自己的脑袋被保住后流下的泪水。“带我回家，”她喃喃地说道，“带我回家。我今晚就想回去。”

就这样，莉齐回到了那座发生过凶杀案的宅子，与她被害的父亲和继母的鬼魂生活在一起。她死于1927年，即她接受审判之后又过了34年。她姐姐艾玛在她死后9天也离开了人世。

莉齐·博登留下了100多万美元的遗产。有人说莉齐是因为侥幸才逃脱了谋杀的罪名。

那么是谁杀害了博登夫妇？

有三种解释。请诸位读完后自己决定那一种最有可能。

隐身真凶的真实档案

1. 德鲁·博登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。弗尔河镇肯定有许多人都希望看到他死掉。

2. 1892年8月3日，星期三早上，凶手在博登一家人的牛奶中偷偷下了毒，使其全家人病倒，但还不足以致命。8月4日早上，凶手又趁博登太太和莉齐在楼上的工夫悄悄溜进博登家。女佣布丽奇特冲出去呕吐时没关后门，凶手此时正伺机而动。

3. 博登太太接到一封短信，让她去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。博登先生回到家后感觉不适，便睡下了。凶手溜了出来，从博登家的地窖里拿了一把斧头，砍死了博登先生。之后，凶手被迫又藏了起来，因为莉齐从谷仓回来了，她开始在隔壁熨手帕。

4. 莉齐发现了尸体，邱吉尔太太报了警。邱吉尔太太出去求助时，艾比·博登太太回到了家。凶手尾随她上了楼，用同一把斧头杀死了她。警方从后门进来时，凶手以从前门逃跑了。